

南北韓和談之前瞻 (下)

丁匡華

陸 北韓對南韓的滲透顛覆

北韓的和談欺騙和偽裝，我們可從北韓歷年對南韓進行間諜活動與滲透顛覆陰謀事實得到解答。

須知北韓自韓戰停止以來，自始至終，從未放棄其對南韓的侵略野心，十餘年來，北韓派遣間諜潛入南韓進行顛覆工作，層見疊出，不勝枚舉，從一九六六年起，則是更為加劇，據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合衆國際社報導：美國防部國際事務署主管軍援事務之海恩士海軍中將在最近一次衆院援外撥款小組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中作證稱：北韓向南韓的滲透事件，已從一九六六年的五十件、增加到一九六七年的五百六十六件，一年之中增加十倍以上。又稱：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年中，北韓滲透份子有二百二十八名被南韓擊斃，另外有五十七名在大韓民國領土內被捕，並繳獲汽車五輛、密碼本三套、發報機七架、手槍兩支、和北韓間諜機關刑物「青脈」雜誌三百七十一本（中央社華盛頓十三日合衆國際社電）。又據韓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宣佈在韓國西南海岸外金羅南道務安郡在天島破獲北韓一個包括有一百十八人的龐大間諜組織的聲明中指出：這一間諜組織曾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七年間，接受北韓共黨教權的工作經費達韓幣一千八百四十五萬，經營三個商業機構作為掩護。他們在

過去數年中，接受北韓共黨教權的任務達一百六十七次。同時，這個組織會發行一本月刊「青脈」雜誌，對青年和學生實施思想赤化活動。此組織首領爲金殊英，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以北韓共黨「行動總局局長」的身份，奉派潛入南韓。聲明中又稱：北韓指使他們的任務是：一、滲入羣衆中組織地下團體；二、吸收工會幹部、青年和學生，組織「社會主義工作團」；三、混入中間派政黨的新份子圈中，建立一個根據地；四、支持最大的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和在野黨提名參加國會選舉的候選人；五、組織地下團體，俾於將來發展爲游擊隊；六、經營一家出版公司（「青脈」雜誌），作爲掩護對南韓人民有計劃地廣泛宣傳，不得違反南韓的反共法，在大衆中積極地煽動反美、反政府思想；七、吸收專門爲妨害國家安全和反共法案件辯護的律師（中央社漢城二十日專電）。

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北韓對南韓的滲透顛覆事實，經南韓政府公開宣佈之情節重大者，計有下述諸端：

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七日、南韓政府宣佈、北韓派遣三十一名游擊隊潛入漢城，在圖暗殺朴正熙總統，並焚毀青瓦台總統府大廈、美國大使館、陸軍總部、漢城監獄，爲韓國軍警破獲，全部間諜份子或被格殺、或被捕獲，無一倖逃法網。（中央社漢城二十七日專電）。

一九六八年一月卅日、北韓不惜破壞國際公法，在公海劫持懸有美國旗幟的「普布魯號」艦艇，北韓先則拒絕釋放「普布魯號」和船上八十三名人員，繼則要求美國道歉，更捏造船員信函、企圖迫使美國承認錯誤。（合衆國際社二月五日漢城電）。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南韓政府宣佈、北韓派遣的六十餘名游擊隊，在距漢城東南一百四十哩的海岸東岸蔚珍和三陟地區登陸，企圖建立游擊根據地，經南韓軍警及民兵發覺，立即進行地氈式搜索攻擊，結果六十二名被擊斃，兩名被俘，全部肅清，並繳獲五十六挺機關槍、八枝手槍、六十三枚手榴彈、十七磅黃色炸藥和一萬八千發子彈。據被俘之兩名北韓間諜份子供稱：北韓正在訓練爲數達數千名的特別戰鬥幹部，以便日後滲入韓國，進行游擊顛覆活動。並謂北韓已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大量訓練青年，並規定一般工人，亦須每週至少接受兩天軍訓，其他所有行政和經濟機構，亦已按照戰時編組，準備一遇戰爭，即可改爲軍事單位，立即負起戰鬥任務（中央社漢城十一月三十一日電）。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南韓中央情報局宣佈：韓國三軍聯合在漢城以南的一百二十英里黑山島附近繳獲一艘長二十三公尺、重七十五噸、置有一門八二砲，四門四〇砲，二門十五點五防空砲、兩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八挺手提機關

槍、五支手槍、兩枚反坦克手榴彈的北韓間諜快艇，經過六小時砲戰，已將該快艇擊沉，並將船上十五名北韓突擊隊殲滅（美聯社漢城十三日電）。

一九七〇年一月六日、韓國國土統一院對北韓侵略南韓計劃報導稱：一、北韓政權計劃在七十年代初期，促使南韓共產化，從而達成統一韓國。北韓為達成此一目標，因而利用間諜在南韓建立地下組織網，以謀顛覆韓國。二、北韓在利用間諜滲透同時，在非武裝地帶的軍事挑釁，亦必大量增加。三、北韓預料美軍將於一九七二年撤離南韓，屆時即為北韓入侵韓國時期（美聯社漢城六日電）。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凌晨一時，北韓一艘五十噸，載有十五名至十七名北韓武裝間諜人員的間諜船，在漢城西南方一百二十哩之格列飛羣島附近為韓國海軍砲火擊沉，船上所有人員均告喪生（中央社漢城四日專電）。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韓國海軍一艘一百二十噸級的巡邏艇，載有二十名船員，在漢城以西約七十哩延坪島附近、韓國停戰線以南的黃海，從事例行巡邏保護韓國漁船的行進中，為北韓兩艘快艇艇艇劫持（中央社漢城五日美聯社電）。

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九日、北韓一艘間諜船，在企圖滲入南韓西海岸的君子島的活動中，為韓國陸、海、空軍聯合部隊所捕獲（中央社漢城廿九日電）。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韓國內政部警察局宣佈破獲一個包括二十二人的北韓共黨間諜組織，沒收三部電報機、十本密碼本及其他文件，另

有三千美元和十七萬韓元間諜活動費。據稱：這個間諜組織是由目前在北韓的北韓共黨間諜首領洪元澤所領導，他曾於一九五二年唆使鄭善贊及其他二十一人加入北韓共黨地下組織，鄭善贊及此一地下組織其他六人，曾前往北韓接受間諜訓練後，再被送到韓國（中央社漢城十七日專電）。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韓前總理丁一權透露，北韓共黨政權約有二萬名受過訓練的間諜人員，準備滲透到南方。並謂北韓已準備五十多架運輸機、四十多艘快艇及二十多架直昇機，用供滲透活動（中央社漢城二十七日專電）。

一九七一年四月八日、韓國安全部隊指揮部宣佈：該部在漢城破獲一個由三名北韓間諜組成的間諜組織，這三人為朴光贊、文貞淑、千淳雨，朴、文係夫婦，在韓戰期間潛入北韓，並在北韓接受間諜訓練，渠等於一九七〇年五月卅日經由忠清南道的附近西海岸滲入韓國，隨身攜帶七十萬元韓幣、二枝手槍和二台無線電收發報機、密碼本和其他物品。北韓指示其與潛伏在南韓的千淳雨聯繫（中央社漢城八日專電）。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香港工商日報社論「共黨對南韓的新陰謀」一文，引述一個北韓高級間諜從日本解返漢城後供稱：北韓為破壞南韓大選，曾實施一項「三階段暴動計劃」，即第一大階段是散佈謠言，展開恐怖活動，煽動學生示威羣衆開槍，造成流血慘劇。第三階段是在暴動擴大時，韓共特務即佔領電台，將示威變質，成爲要求北韓支持的示威，而平壤則以此爲藉口，派

兵越過卅八度線南侵，企圖重施昔年侵略故技（四月十五日香港工商日報）。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北越中央通訊社稱：北韓呼籲南韓人民推翻南韓政府，繼與北方談判和平，重行統一本國。上項呼籲是由北韓第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五次大會的第二天所通過（路透社香港十五日電）。

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韓國反間諜作戰總部宣佈，韓國海軍空軍令長在漢城西南方三百卅英里的黃海黑山島海面，擊沉一艘重七十噸北韓武裝間諜快艇（合衆國際社漢城一日電）。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韓國反間諜作戰總部宣佈：六月十四日向韓國投降的北韓武裝情報員成樂五今天在記者招待會上供稱：北韓在平壤建立五十個間諜訓練中心和游擊訓練中心，北韓近積極備戰以圖達到一九七二年赤化全韓的目標。又稱：北韓在山東半島亦設有一個基地。這個基地除用以派遣武裝間諜船進入南韓外，同時擁有不同的設施，修護武裝間諜船隻。韓國反間諜作戰總部透露：成樂五是於五月廿七日搭乘武裝間諜快艇，從北韓南浦經由山東半島的石島灣在六月一日滲透入南韓南方海面。這艘快艇即於六月一日被南韓擊沉（中央社漢城十五日專電）。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韓國中央情報局長李厚洛在星期四由朴正熙總統主持召開的韓國政府與執政黨民主共和黨一次聯席會議中就北韓對南韓滲透情勢宣稱：北韓最近已成立由爲數約七十萬中學生及大學生組成的少年衛隊，並予以武裝，分批加入一個數達一百三十萬名所謂「勞動農民

「紅衛兵」的民兵團，準備南侵（美聯社漢城三日電）。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韓國國家警察局今天宣佈：破獲了北韓的一個由女首領白貴欲領導的五人間諜組織。據稱：這批間諜是於七月十六日乘小汽艇在仁川附近登陸，於兩天後在大田被捕，當時正試圖和早已潛伏在韓國的北韓間諜聯絡。這個間諜組織的任務，是要建立通訊線路，組織一個地下共黨巢穴並發動暴亂（合衆國際社漢城二日電）。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今天宣佈：司令部已逮捕十二名北韓間諜和共黨同路人，他們被指企圖搜集國家機密和推翻政府，其中一名為現年三十六歲的韓國大學國民學院講師具莫茂（譯音）。具莫茂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於一九六九年間前來韓國，經常和十五名政客保持接觸，其中包括五名議員和四名大學教授，具某並曾於一九六九年前往北韓接受間諜訓練（中央社漢城二十日合衆國際社電）。

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韓國反間諜作戰司令部宣佈稱：北韓砲艇四日在漢城西北一百五十哩泰川島以西四十哩處，向正在捕魚作業的十艘韓國漁船進行突擊，擊沉一艘，並綁走另五艘前往北韓（中央社漢城五日美聯社電）。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七日、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宣佈破獲北韓間諜集團，逮捕包括該集團首領鄭基龍（譯音）在內的二十一名北韓間諜。該集團陰謀組織武裝叛亂，蒐集韓國軍事和國家機密，暗殺韓國政府首長及破壞韓國重要設施（中央社

漢城二十七日合衆國際社電）。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在漢城韓國軍校開學典禮上致詞稱：北韓共黨正準備從事全面戰爭，現已加強其內部防務，武裝全民，訓練一切武裝部隊人員，使之能在緊急時充任軍官，並使其軍事裝備現代化。計劃將其正規軍增至二十萬人，超過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時的人數。北韓現已建立一支一百五十萬人的半正規軍式的半正規軍式的勞工——農民紅衛兵，將其武裝部隊增至二百萬人，此等武裝部隊現包括有發動大舉攻擊所需的各種型式的新武器。目前北韓已在非軍事區的北半部部署八千八百名軍隊，備有大量的各式大砲與武器，北韓此種軍事準備，顯然是計劃對韓發動另一次武裝進攻（美聯社漢城三十日電）。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一日韓國國家警察局逮捕三十二名北韓共黨間諜，其首領的柳威化太太。該一間諜集團包括一名大學教授和公務員及失業工人，多年受過北韓間諜訓練，在破獲前，曾和北韓以無線電連絡一百五十多次，供給若干有關政治和軍事秘密情報（中央社漢城十一日合衆國際社電）。

柒 北韓、俄、匪關係與和談前途

北韓自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獨立建立共產政權以來，其與蘇俄、毛共之間三角關係，非常微妙。在匪俄勾結期間，北韓同時接受匪俄援助，一九五〇年六月，匪俄支持北韓對南韓發動侵略，導致聯合國派軍干預，爆發韓戰，蘇俄驅使共

匪派遣百萬志願軍入韓參戰。一九五二年三月，共匪與北韓簽訂攻守同盟條約。韓戰結束後，一九五三年九月，蘇俄、共匪、北韓簽訂三國協防密約，匪俄對北韓續予有效軍事保障。匪俄一九六〇年公開決裂後，北韓與匪俄關係隨之發生變化。北韓基於政治情勢與本身利益，有時與蘇俄修好，有時與共匪反目，有時與蘇俄疏遠，有時與共匪親近，變化多端，互有消長。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與七月十日，北韓與蘇俄共匪分別簽訂韓俄、韓匪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對其無分軒輊，但金日成對於俄僑黑魯魯夫的對匪大國主義態度，深感冤死狐悲，因而追隨共匪的「教條主義路線」與「暴力革命路線」，乃對蘇俄採取批評立場，抨擊蘇俄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實行「和平共存」與反對「人民革命」，倒向共匪。

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魯夫下台之後，北韓與匪俄關係，又有轉變。由於共匪對俄共新領導繼續加以猛烈抨擊，以及全力支持北越南侵而減少對北韓的軍經援助；相對地，蘇俄則乘機加強對北韓的政治籠絡與經濟援助，一九六五年元旦、蘇俄駐北韓大使向金日成賀年時，傳達蘇俄新領導欲與北韓修好之願望，同年二月，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訪問北韓，曾對金日成表示蘇俄願對北韓供經濟及軍事援助，包括最新式飛機和地对空飛彈；同年八月，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謝里賓過赴平壤參加北韓「解放」二十週年紀念，乘間促使北韓疏遠共匪而傾向蘇俄。與此同時，共匪亦加強對北韓活動，一九六五年二月，共匪發表一項聲明，支持北韓反對日韓會談和基本條約

的鬭爭。三月，共匪運用政治壓力，迫使北韓拒絕參加國際共黨「莫斯科協商會見」。六月，共匪在北平舉行紀念韓戰十五週年和支韓反美鬭爭大會，邀請以康良煜為首的北韓人民代表團參與活動。八月，共匪派遣僑人代會常委會副秘書長武新宇，參加北韓慶祝「解放」二十週年紀念。在該情況之下，北韓為了本身利益，祇有政治投機，即在與共匪保持友好關係之同時，儘力恢復與蘇俄的友好關係，實行兩面討好。

一九六六年開始，北韓為了取得蘇俄更多援助，在匪俄鬭爭中進一步傾向蘇俄。是年三月，北韓不顧共匪的政治壓力，派遣以崔庸健（北韓第二號頭目）為首的韓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並在會上發表歌頌俄共的演說。八月，北韓發表一項政策性聲明，宣佈在共產集團中採取獨立自主路線。接着北韓整肅親匪派首領金昌滿（曾任韓共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召回其駐北平大使朴世昌，以及影射共匪是托洛斯基的左傾機會主義。自此北韓在表面上雖高唱獨立自主路線，實際上則採取親近蘇俄的政策。

共匪「文革」以後，匪與北韓關係進一步惡化。一九六六年九月，共匪假藉慶祝北韓政權成立十八週年，策動北平「紅衛兵」舉行集會，警告北韓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鬭爭中，是沒有「中間道路」的，必須同它們「劃清界限」。一九六七年二月，北平「紅衛兵」張貼大字報，指責金日成忘恩負義，遵循俄共修正主義路線，反對共匪「文化大革命」。九至十月，共匪破例未派

代表參加北韓政權成立十九週年慶典，亦未邀請北韓代表參加偽政權成立十八週年慶典。同時共匪並透過「內部通報」譴責：「朝鮮反華（匪）是後來居上」、「金日成是朝修的頭激激尾的革命修正主義份子」。

由於共匪指使北平「紅衛兵」對金日成的海嘯，因而招致北韓反擊，一九六七年二月，北韓通訊社提出警告，假使共匪「紅衛兵」對北韓繼續進行「污蔑和詆譭」，他們須對所引起的後果負責。在另一方面，北韓則加強與蘇俄勾結，二月至三月，北韓共黨中央書記、內閣第一副首相金一訪問莫斯科，簽訂韓俄國防合作協定、經濟和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由蘇俄對北韓提供巨額軍經援助。五月，蘇俄部長會議副主席諾維克夫訪問平壤，與金日成商討擴大經濟與軍事合作。十一月，北韓第二號頭目崔庸健率領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慶典。一九六八年五月，諾維克夫再度訪問平壤，出席韓俄經濟與科技協商會議。九月，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波里揚斯基抵達平壤參加北韓共產政權成立二十週年慶典。一九六九年五月，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應邀赴平壤進行友好訪問，與金日成商討發展兩國關係問題，並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交換意見，事後發表聯合公報，指出：一、雙方強調最近幾年內，兩國間的友好關係顯著加強；今後將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和反帝鬭爭。二、蘇俄支持北韓「和平統一朝鮮問題」的立場，要求美國撤出駐於南韓的軍隊，解散聯合國恢復統一韓國委員會。三、雙方表示全力加

強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威力，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黨的團結一致，為此「兄弟黨」和「兄弟國家」之間相互關係，必須遵守完全平等、獨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政等準則。正當蘇俄與北韓密切勾結之同時，共匪與北韓在一九六九年三月，雙方曾發生邊境武裝衝突，共匪並向北韓提出割讓白頭山附近地區之要求，顯示共匪與北韓關係陷於空前低潮。

北韓在匪俄的爭奪中，提出獨立自主路線，主要是為其本身的利益打算，企圖利用匪俄衝突投機取巧，即在政治上擺脫匪俄雙方控制，提高其在共產陣營中的地位 and 發言權；在經濟上爭取匪俄雙方的援助，並視其援助程度決定何去何從。北韓從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疏俄傾蘇期間，曾自蘇俄方面獲取二億八千餘萬美元的軍經援助，這對北韓建設現代化的工業與軍隊，殊有莫大幫助。

但自一九六九年以後，北韓、蘇俄、共匪三角關係，又有新的變化。由於蘇俄在一九六九年與日本頻頻接觸，對其竭力爭取，甚至不惜以西伯利亞富源為誘餌，接受日本資本從事經濟開發，北韓認為蘇俄此項舉措，對其頗為不利，因此，共匪伺機從中離間分化，卒以促使匪韓重拾舊歡。首先，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主席崔庸健於一九六九年九月應共匪邀請前往北平參加共匪慶慶。繼之是一九七〇年二月北韓駐匪大使玄俊極返回北平任所。三月廿三日，匪駐北韓大使李雲川返往平壤，使中斷兩年多之匪韓外交關係恢復。同年四月，周恩來應金日成邀請率領僑

政府代表團訪問平壤，使匪韓關係趨於新高潮。

周匪恩來逗留平壤期間，曾受到金日成特別禮遇，雙方舉行多次會談。在金日成招待周匪恩來的「國宴」中，金周兩酋均發表講話，金酋稱：美帝將侵略矛頭轉向亞洲，企圖糾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方法實現他的侵略實質，對共匪推行敵視政策，繼續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北韓將一如既往，同共匪一起「為捍衛社會主義勝利果實，為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同敵人戰鬥到底」。周匪恩來講話亦強調：「美帝一直把日本反動派作為他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主要幫手」。「在當前，對美日反動派的態度，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態度，成了檢驗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真社會主義還是假社會主義，真馬列主義還是假馬列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正如朝鮮同志所說：『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雖然金周未發表聯合公報，但雙方會談顯是非常圓滿。

北韓之所以重新與共匪加強勾結，並和蘇俄疏遠，主要是因為蘇俄對美國和日本所採取的反對態度不够堅決。周匪在講話中，指出對美國和日本的態度，是檢驗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真社會主義還是假社會主義，真馬列主義還是假馬列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並引用北韓共黨的話，指出「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這對金日成實是具有莫大統戰陰謀作用。事實上，北韓金日成的武力統一朝鮮政策與共匪毛澤東的暴力路線吻合，而與俄共的和平共存路線相抵觸，北韓與共匪的反美反日立場亦完全一致，因此成為共匪爭取的

對象。

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匪與北韓雙方復相互派遣以匪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為首，及以北韓第二副首相朴成哲為首的代表團分別進行訪問，表面上雖屬是互相參加韓戰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其實則各有其特定之具體任務，即旨在繼周匪恩來的訪問之後，再就有關的具體問題進行商談。接着，同年七月下旬，北韓亦派遣其總參謀長吳振宇率領軍事代表團前往北平，顯然是進一步就共匪對北韓軍事援助問題交換意見，並作出最後決定。同年九月，北韓派遣經濟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前往北平訪問。十月十四日，北韓派遣內閣副首相鄭淮澤率領政府代表團前往北平，於十七日與李匪先念代表雙方簽訂匪向北韓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協定和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相互供應主要貨物協定。

至一九七一年，共匪與北韓勾結益深，七日為共匪與北韓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十週年，當月十日匪與北韓相互以李先念為首和以金仲麟（北韓共黨政治局委員）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平壤和北平參加慶祝活動。七月十五日，美匪同時宣佈尼克森訪問北平的聲明後，金日成不顧北越、越共的不滿和蘇俄共產集團的齊聲指責，於八月六日在平壤舉行歡迎施亞努的羣衆大會的講話中指出尼克森的訪匪並非「勝利的遊行，而係挫敗的旅程」，「這是中國（匪）人民的巨大勝利，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勝利」，對共匪邀請尼克森訪問北平表示支持。而共匪爲了加強其與北韓的勾結，復於八月八日、八月十八日連續邀請北韓經濟代表團

（團長北韓內閣副首相鄭淮澤）和軍事代表團（團長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吳振宇）至北平訪問，分別於八月十五日與九月六日與匪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和「無償提供軍事援助協定」，這顯示雙方的關係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強。相反的，北韓與蘇俄關係則更日趨疏遠。

這次南北韓和談「聯合聲明」發表前後，匪俄均有反應，但共匪由於別有用心，故對其特表支持。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八日，蘇俄「蘇朝友協」中央理事會副主席馬克希洛夫在聲援「朝鮮人民的大會上曾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再提出旨在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各種和平倡議是符合朝鮮半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朝鮮人民的自由統一祖國的這種願望，在全體蘇聯人的心理中，得到廣泛的支持和理解。蘇聯竭力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人民的謀求公正的解決朝鮮問題的意願，……蘇聯人深信，朝鮮人民爭取美軍撤出南朝鮮和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統一祖國，依靠着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強有力的支持而進行的鬭爭，必將獲得成功』」。

共匪在南北韓雙方於七月四日發表和平統一的「聯合聲明」後，七月七日，共匪新華社曾詳細報導北韓方面有關此事的新聞資料，同日，匪「人民日報」以「良好的開端」為題發表社論，正式表明共匪對此「聯合聲明」的態度。社論首稱：「朝鮮北方和南方的高級會談和雙方的聯合聲明，打開了南北交往的大門，朝鮮的自主和平

統一事業，有了良好的開端，它將對亞洲和世界局勢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繼稱：「近年來，朝鮮勞動黨和政府，多次提出了重大的積極倡議。一九七一年四月，朝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八點方案，同年八月六日，金日成首相在講話中表示，願意同包括南朝鮮民主共和國在內的所有政黨、團體、個人進行接觸，今年一月十日和五月廿六日，金日成首相闡述了南北朝鮮締結和平協定，進行政治協商、實行聯邦制等一系列主張。今年五月，金日成首相又提出了關於國家統一的三項原則。……金日成首相的三項原則，指出了朝鮮人民實現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的正確途徑，這次朝鮮北方和南方高級會談取得的積極成果，是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朝鮮勞動黨和政府，關於自主和平統一祖國路線的巨大勝利」。又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是朝鮮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根源，現在，朝鮮人民自己已經開闢了謀求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的道路，這就完全解除了美帝國主義干涉朝鮮內部事務的一切藉口，美國應當把它駐在朝鮮的軍隊全部撤走，並停止把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引進南朝鮮的活動」。最後稱：「中國（匪）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支持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政府，為實現和平統一祖國而採取的嚴正立場」。

從茲以後，共匪連續不斷傳播北韓共魯、各黨派負責人、各人民團體支持北韓和平統一祖國的談話及其立場。有謂：「祖國統一的三原則的

提出和聯合聲明的發表，是金日成首相主體思想的勝利」；有謂「朝鮮人民既然在自己解決民族內部問題，美國應立即從南韓撤軍，日本軍國主義須立即停止重新侵略南朝鮮」。有謂「南北朝鮮聯合聲明，對那些和我們民族意識和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的阻撓朝鮮的統一和追求永久分裂的人來說，是一個強有力的打擊」。有則號召南北韓人民按照金日成所提出的「三原則」，「有力的展開排除外來勢力，謀求民族大團結，和平統一祖國的共同鬥爭」，「為實現北方和南方聯合聲明而奮鬥」，同時並要求「世界各國人民和進步人士，以及國際組織和各國的民族、民主團體，對旨在早日實現祖國統一的我們的聯合聲明，給予完全的支持，並堅決聲援我國人民為其實現而進行鬥爭」。

在此期間，共匪還傳播了被其目為「第三世界」成員各國對南北韓和談聯合聲明的所有反應，例如尼泊爾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馬里武裝部隊參謀長的談話，高棉廢王施亞努訪問塔里尼亞、南斯拉夫等國的「聯合聲明」、北葉門訪匪代表團與匪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均有「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自主和平統一祖國的正義鬥爭」一類的表示。

共匪如此大肆傳播南北韓和談，並聲言堅決支持北韓人民及政府，「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北韓所採取的「嚴正立場」。從表面上看，共匪似乎對北韓與南韓的和談，非常贊同，其實共匪是另有作用，別有企圖。

須知，在共匪赤化亞洲的藍圖中，絕不容許

南韓統一北韓，甚至也不容任由南北韓組成名符其實的「聯合政府」，而在朝鮮半島出現一個中立勢力，這同樣對共匪是一種威脅，而且有失其「共產主義國際責任」。所以，假如北韓之與南韓會談有其自主成份，必為共匪畏忌。由此，可知共匪過份渲染南北韓和談，其主要企圖是：第一、共匪對南北韓和談及其聯合聲明的傳播，特別突出的強調這是北韓頭目金日成長期倡導和努力的結果，甚至說成是金日成「主體思想」的勝利，這在本質上就已否定南韓是一個對等的對方，並使南韓居於一種被動和屈辱的地位。第二、共匪之所以過份渲染，主要是所謂「三原則」和「聯合聲明」，有其可以用做反美、反日及對自由世界實施和平統戰的成份，企圖加以運用。第三、共匪支持南北韓和談的實質，是北韓統一南韓，這在其東北亞戰略態勢上是絕對有利而且是絕對需要。如此既可憑臨對馬海峽直窺日本，又可扼堵蘇俄海權伸入日本海對其東正面構成直接威脅。由上述事實，可知共匪在南北韓會談中所以表現如此熱絡的態度，顯屬一種順勢恢復對北韓籠絡牽制的手法，並乘勢改變南北韓會談的性質和今後發展的方向，使北韓不致進一步向共匪牽握之外游離。

此外，在南北韓於七月四日發表和談「聯合聲明」不久，七月十七日，阿爾及利亞、剛果（布）、幾內亞、馬里、茅里塔尼亞、南葉門、坦桑尼亞、獅子山、索馬利亞、蘇丹、北葉門、南斯拉夫、尚比亞等十三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聯名正式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要求，將「為促進朝

鮮的自主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的議題，列入即將日九月十九日開始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第廿七屆會議的臨時議程」。共匪立即加以利用，乃於七月十九日由匪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說明共匪對阿爾及利亞等十三國指出的要求完全支持，並決定參加為該議題的提案國。

旋北韓於七月卅一日發表聲明，表示北韓政府完全支持和贊同阿爾及利亞等十三國聯名要求將「為促進朝鮮的自主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的議題列入今年聯合國二十七次大會議程。聲明中稱：「這一新議題反映了七月四日南北韓聯合聲明發表後，在朝鮮所造成的新形勢的要求，這一新議題代表了世界進步國家政府和愛好和平人民的公正輿論」。聯合國在討論關於朝鮮的新議題的基礎上，首先必須採取措施，宣告霸佔南朝鮮的美軍無權使用聯合國的旗幟，停止「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活動，進而使外國軍隊撤出南朝鮮，以便能够保障朝鮮的持久和平，實現朝鮮人民的民族統一。……朝鮮政府認為，在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時，應當讓當局者朝鮮民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參加」。八月二日，匪「人民日報」即以「正義的立場、合理的主張」為題社論，對北韓七月卅一日的聲明予以充份支持。

根據以上情勢發展，可知今天韓國統一問題，已不是南北韓雙方的問題，亦非匪俄所能左右的問題，實已成爲國際化的嚴重問題，業使問題益趨複雜，不可收拾。

南北韓「聯合聲明」發表後，其第一步行動乃爲雙方紅十字會之接觸，以爲謀求二十餘年來被拆散數約一千萬韓國家庭獲得團圓進行實際安

排和解決。

南北韓紅十字會第一次會議，依照雙方協議，原定八月五日舉行，但由於雙方對代表成員和會議地點發生波折，致未如期實現。北韓主張代表團應包括有五至七名「政治顧問」，由雙方議會、政黨及社團代表組成；南韓認爲紅十字會談判，不宜涉及政治，堅決反對。此外，更有關於邀請雙方記者參加的爭執，歷經七月十九、廿六與八月三日的三次會談，均僵持未獲結果，因而八月五日舉行首次談判之議，自亦無從實施。到八月九日的第二十五次會談，歷經八小時的爭執，南韓對會談地點表示讓步，八月卅日首次會談在平壤舉行。九月十三日之第二次會議，輪在漢城召開。北韓則取消「政治顧問」之議，雙方代表團均由七名顧問和二十名助手組成，另外雙方各有二十名記者參加，到八月十九日，北韓方面又生枝節，指稱南韓所派之顧問中，有一名金喜鍾，是南韓的「北方王道中央聯盟主席」，認爲該聯盟是政治陰謀團體，金氏本人又是北韓流亡份子，表示不能接受，最後又是南韓退讓，予以更換，南韓代表團始得如期前赴北韓，進行談判。

南北韓紅十字會第一次會議，是於八月卅日在平壤舉行，北韓首席代表爲北韓紅十字會會長金泰熙，南韓首席代表爲南韓紅十字會副會長李範錫（譯音）雙方曾就如何謀求韓人家庭團圓問題，充份交換意見，並一致同意下次會議於九月十三日在漢城召開，繼續商討。

第二次會議於九月十三日在漢城舉行，韓國首席代表李範錫（譯音）、北韓首席代表金泰熙，在大會上先後發表演說，李範錫首先指出：希望以這兩次會談所建立起來的互相理解與信賴爲基礎，達成南北韓離散家屬多年的願望。爲了實現此項理想，第一必須保證離散家族與親戚的「自由意志」；第二基於紅十字會服務的精神，爲離散家族作最佳服務，減少骨肉分離的痛苦；第三以迅速正確的態度推進各議題決定的事項等。對此，金泰熙則稱：在討論的過程中，必須貫徹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原則，所謂自由主義原則是使離散家族的往來、見面、信件往返與家屬的同居等，能够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又民主主義的原則是離散家屬對於本身的問題可以自己加以判斷並處理。

在這次會議中，雙方歧見甚深，北韓堅持要將政治問題滲入會談之內，要求使社會、勞工及政治等組織的代表出席參加；南韓則希望此項會談僅限於使那些因韓戰而拆散的約一千萬韓國家庭獲得團圓的途徑。同時，北韓代表在會議中竟拒絕接受書而協議。大韓民國政府對於北韓代表在這次會議中所作之政治宣傳，感到失望與憤怒，同時，漢城各報亦以顯著地位報導冷淡的公眾反應，有些報紙則在社論中攻擊北韓將此項人道會談變成政治宣傳場所，大韓民國主要反對黨新民黨提出警告稱：紅十字會會談可能降格爲另一次板門店「和談」。

南北韓紅十字會談判，尙且如此波折叢生，然則今後如何在政治上謀求統一，在軍事上解除敵對，必將更是難關重重，前途不可樂觀。

附言：本文上篇（本刊第六卷第四期八十二頁）之「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廿八日」實爲「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八日」之誤；又八十三頁之「試看遠在廿三年前」實爲試看遠在廿七年前」之誤，特此說明。